

JADE Y. CHEN

陈玉慧



In the name of

love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海外借

JADE Y. CHEN

陈玉慧

著

爱分离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分离/陈玉慧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8. 4
ISBN 978-7-5411-4989-4

I. ①爱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48386 号

AIFENLI

爱分离

陈玉慧 著

责任编辑 梁康伟
封面设计 吴黛君
内文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文 诺
责任印制 唐 茵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30mm×185mm 1/32
印 张 5.5 字 数 80 千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989-4
定 价 28.00 元

书写感情的世界

我一生都在旅行，这本短篇集其实是我的生活迁移史。

十八个城市，十八则感情故事。幸福的感情，只有一种，不幸福的感情则有千万种。故事发生在那些我住过的城市，我把自己对城市的观察和情感写入十八个故事中。

这本书的繁体字版书名便是《感情世界》，我把发生在地球上不同角落的故事，联结成为一本书，象征世界和人生的一本书。

我一向喜欢契诃夫（Chekhov）和雷蒙德·卡佛（Raymond Carver）的短篇小说，尤其是卡佛。卡佛节约的文字影响了我。我知道，村上春树也很推崇他。我从他那里理解了短篇小说的创作。冗长的人物心理叙述

远不如情境的描写，远不如客观地把周遭和氛围写出来，从而更能烘托故事的戏剧性。

我年轻时在巴黎学过戏剧，之后也当过演员和编剧，甚至电影导演，我的戏剧经验让我知道，直接投入人物的心理，设身处地去想象与模拟当事件发生时当事人的反应，我描绘人物的身体行为和情绪，对白因而产生。

我也曾对心理分析这件事感兴趣，长年住在欧洲，做过许多不同学派的心理分析，但最终归向荣格。在《在维林的房间》这个故事中，我刻画一个把血迹包裹起来的男人，不敢面对生活，直到他女友的出现，女友把他的过去掀开后，他和她都必须勇敢地活下去。

而在《之静的派对》中，我试图描绘人和人之间一种压抑的情绪，那种连对朋友都无法说出的秘密，其实孤独并非你独自一人，而更是你身旁有人，但你说不出你想说的话。我以为，这无非便是现代都会生活中经常存在的疏离感。

《勃拉姆斯 D 小调》这一篇非常短，我试图在短篇

小说中表现一种极为无能的情感。又或者在《情感生活》那一篇，当历史走过，我只写下那一刻，“请进，我一个人在家，请进。”命运便已敲门。

我常常觉得，人生的一些事件，在当下可能不足以向外人道，但很可能就是一个人的命运决裂点，而作者不需要说教，只消把情节和情境准确地描绘出来，就能让读者以小窥大，一叶知秋。我努力做这样的尝试。

我是一个常常旅行的人，短篇故事集之所以发生在不同的城市似乎也是一种必然。我一向对异地文化充满探索的热情，故事描绘国外生活，以感情之名，写的人物多半是华人女性。

法国作家杜拉斯（Marguerite Duras）说过，她不喜欢温柔的情感。她的意思无非是说，其实温柔只是一种姿态，而她喜欢的是激情的状态，那种情感不会是温柔的。

我一直在想，过于粗暴的爱能如何表达？

已逝德国作家伦茨（Siegfried Lenz）曾经跟我提过写作。他有一个说法，作家最好和他写作的人物保持一

个中等的距离。他是说，写作者不需要把自己的情感完全投入人物的书写，去描绘周遭发生的，反而更能使读者感同身受。我同意他的看法。

这本书大抵是用类似的书写态度来着墨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生活，所谓的感情世界。

2018年3月

目录

告别威尼斯	1
正常的生活	11
雪林街之夜	19
在维林的房间	27
幸福洗衣机	39
你今天到底怎么了	47
勃拉姆斯 D 小调	57
那个女人是谁	61
阳台	71
巴黎的一天	79
游魂	93

之静的派对	105
总得喝完这杯茶再走吧	111
别忘了头上戴朵花	123
谁来爱我	137
请问，那是你父亲吗？	143
大马士革的女子	155
情感生活	165

告别威尼斯

我不知道确切是什么时候，可能是今年夏天吧，我开始不喜欢威尼斯。这城市是很多人的梦想，有人一辈子只想来一次威尼斯，而我却想离开。那是因为我太爱威尼斯了，我不想看到任何倾倒或下陷，而威尼斯正像一个雍容华贵的老妇人，随时可能骨骼断裂。

正因下陷的缘故，我才来到威尼斯。我在威尼斯大学建筑系做一个研究计划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和南维在这里住了三年。

我们坐在圣马可广场附近一家有名气的餐厅里，我一直还习惯七点用餐，但这里晚餐九点开厨，餐馆主人见过我，提早半个小时让我们入座。

当我尝了一口他特别介绍的蒙塔奇诺红酒，才对服务生点个头，我的妻子南维以一手倚着她的脸，神情很

严肃地说：“我们必须谈谈。”

我在美式电视剧里看过有人这么造句，亲爱的，我们必须谈谈。仅仅这句话以及她说话的样子，我已意识到我的人生地图开始出现了歧路。至少，我有这样的预感。

今天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，不然我不会这么不辞辛劳特别安排，但是她自始似乎对这个安排没有兴趣，我现在看出来了，她是勉强而来。我放下杯子，等她说完第二句话，但她沉默了。

我们从南加州大学搬过来，前两年还好，虽然意大利文不是太溜，但生活还不算困难，学校宿舍正对着大运河，窗前美得令人不舍得将眼光移开。这一年里，我的研究室发生了好多事，大学主管常更改计划内容，我的心情也跟着起伏了一阵子，就在这时，我和南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。好几个月以来，她常常先是咄咄逼人地将问题和责任指向我，然后便保持习惯性的沉默，而她沉默时，我便走开，我们两人都在逃避。

我想，也许，是我更逃避。今天，除了现在这种不

愿面对事实的沉默，她反常地平静，那平静似乎隐埋在风暴之中，而我预感风暴即将扫过。“你说啊。”我说，双手抱在胸前，我总是这个姿势，不管在学校开会，或者和人聊天，我总是在等待着什么发生，我会等大家把意见说完，才发表意见。像看电视新闻，或者看体育比赛，从来没真的站在哪一边，我没什么立场，我只看着，等待比赛结束，对任何事我都很少有真正要表达的意见，很少。因为我逐渐明白，我的意见并不是那么重要。事情可以解决，或者往可以解决的方向进行，那更重要。

但此刻我极力想知道南维会说什么，这并不是“一个案子”或“一个论文题目”，这攸关我们两人，我们的人生。我看着我的妻子南维，她坐在我面前，有些愁眉苦脸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
我脑子开始像跑马灯般转了起来，是她父亲的健康问题？还是我想离职的事？这半年以来，我们除了家务事几乎不再谈话，我看得出来，我们一直努力不去碰触话题，我们逃避得很好。但是，我们究竟在逃避什么呢？

“我要离婚。”我的妻子终于说话了，然后她垂下眼睑。在这家盛名的威尼斯餐厅，这张靠墙最里面的餐桌前，墙壁上挂着镶框的油画，可能是马可波罗时期的作品，桌上小花瓶插着两朵新摘的玫瑰花，浆白的桌布上摆满餐盘和亮亮的刀叉、水杯和酒杯，四周都是人声，我听到邻座的年轻情侣正在用德文讨论他们要点的食物。

十年婚姻的结局，我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，在这里并且在此时。我没想到，这四个字会成为我们两人的对话，离婚？我们的婚姻会以离婚收场？我仍然双手抱在胸前，可能是餐厅里的暖气开得太足，我开始冒汗了，过去，偶尔在一些特殊、紧张的情况下，我会严重地不可抑制地出汗，现在又发生了。

“气泡水还是无气泡水？”服务生走过来询问，“无气泡水。”我很快告诉那位客气到底的服务生，希望快点打发他。“为什么什么事都你一个人说了算，”我的妻子南维略微不悦地瞪着我，“你怎么知道我要喝什么水？”我被她的说法吓了一跳，“你不是都喝无气泡水？”

我也立刻反驳，“你还看我一眼，我以为你希望我做决定。”气氛又比本来更僵硬了，我有点后悔自作主张，但也有一种好意不被心领的感受，在我的人生中，我越来越常有这种感受。

“算了。”她说完便抿紧嘴唇，这是她的某种习惯动作，每当事情以非她所愿的方式发生，或者当她不知该如何下决定时，她便会用牙咬住下嘴唇。她已经注视着水杯很久了，她知道我在等着她，我在等她说话。

我的脑海突然闪过一个画面。那是三四个月前的一个晚上，当我在床上四处找一个衬衫扣子时，我翻身到她正躺着的位置那头，刚好看见她原先背着我的脸上都是眼泪。我觉得奇怪，那一天并没发生什么特别的，至少我那时那么觉得。“怎么啦？”我站起来走到她的面前，轻声地问她。“没什么，觉得很累，很累。”她在床上躺着，将泪水抹去，若无其事地说。

现在，这个画面几乎在我的脑里凝固了。“没什么，觉得很累，很累。”她好像又说了一次。此刻的我感到慌张，但我努力地掩饰，我说，“你觉得很累，对

不对?”

“对，”她犹疑了几秒才说，“我认识了一个人，”她终于证实了我的疑惑。“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一直活在两个人之间，我觉得很罪恶，很累，我没办法对你不忠诚，”我的妻子南维皱着眉头说话，我看得出来，她一定考虑了很久，“对不起。”

“是谁？”我问，我想我的眼神可能泄露了我内心的不满，她似乎更焦虑了，嘴唇抿得更紧些，“你认识，”我在记忆中搜索蛛丝马迹，“是不是我们研究室那个马可？”我希望南维否认，我希望不是那个意大利人，我一直不喜欢他，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。

南维却点了头，她看了我一眼，仿佛她知道我会如何接话，但我没接。

“多久了？”我问。“半年了。”她回答，她看我一眼，暗示我不要出声，因为服务生又出现了，这次是另外一个女生，她来为南维倒无气泡矿泉水。是十年前，我和南维结婚那一年，她刚念完加州大学硕士，跟我是校友，也都是建筑系，在我之前，她没和任何男人谈过

恋爱，而我却已和三个女人上过床，都是短暂的关系。然后我遇见南维，我很快便说服她与我结婚。十年来，除了她，我没再爱过别的女人，没有，连想都没想过。

我不了解我的妻子南维，不，我永远都不会了解了。竟然是和我的意大利同事，我讨厌的同事，当初她还不愿意从美国搬过来，居然是和西方男人，她怎么了？是什么时候变的心？她说的不忠诚是怎么回事？是欲望还是灵魂？她到昨天还躺在我身边，她的身体好像便是我的一部分，由我自己所拥有一般，从来没有任何抗拒，从来没有，像一套合身舒适的衣服，像一副配好度数的眼镜。是我过于迟钝吗？我连自己妻子对自己不忠诚都无法察觉？

“这不是你的错，”她说，“真的不是你的错，你对我很好，我知道，”为什么她的声音听起来如此不对劲？如此令我难受？“是我对不起你，”她又说着，而我逐渐分辨出来，我逐渐明白为什么我觉得那声音不对劲，因为那声音里混合一种客观性和一分怜悯，而我不愿意她以这种语气对我说话。我不要怜悯。

我必须防御，但我不太确定我要防御什么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生活就这样瓦解、崩溃，就像不断倾斜的积木。我无法相信我们的关系就此走至终点，她说走就走，就这样离开？

“你要住哪里？”我必须问她，因为房子是学校的，以我的名义租下。“我打算自己先找房子，”她喝着水，“我想先搬出去。”她看着我，眼神有些自责也有些无辜，但我宁愿看到她自责。

“为什么呢？你为什么不去搬去与他住？”我忍不住反问，虽然我老大不愿意提起这位第三者。这位马可先生，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家伙，没有实学功夫，老是引经据典，虽然已婚，但女友好几位，还和系所学生发生关系。

“我不要和他住，”我的妻子说了，“他不会离婚。”她自然地说着，好像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什么不对，好像她说出来的话便是她的信仰。我想问她，既然可恶的马可不会离婚，那她为什么要离婚呢？但是我太骄傲了，我说不出来。